

目 录

弁言	(1)
古有复辅音说	(1)
前汉方音区域考	(14)
古音中已遗失的声母	(42)
支、脂、之三部古读考	(53)
燕齐鲁卫阳声转变考	(78)
《周礼》方音考	(84)
《左传》真伪与上古方音	(88)
汉字中之拼音字	(127)
读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书后	(137)
再论歌戈鱼虞模古读	(148)
答马斯贝罗论《切韵》之音	(156)
珂罗倔伦考订《切韵》韵母隋读表	(182)
闽粤方言之来源	(190)
关于中国方言的洋文论著目录	(202)
印度支那语言书目	(206)
研究方言应有的几个语言学观察点	(224)
北大方言调查会方音字母草案	(234)

方言字母与国语罗马字.....	(250)
汉字索引制说明.....	(254)
汉字号码索引法.....	(261)
末笔检字法.....	(263)
图书索引之一新法.....	(267)
新韵建议.....	(276)
新韵例言.....	(280)
新韵杂话.....	(284)
分类成语辞书编纂法.....	(286)
编纂义典计划书.....	(292)
论翻译.....	(304)
关于译名统一的提议.....	(322)
论注音字母及其他.....	(329)
国语罗马字拼音与科学方法.....	(332)
辜恩的外国语教学.....	(342)

古有复辅音说

中国今日的语言，普通没有复辅音（“复辅音”如西洋语言中 plan, plow, cloud 的 pl, cl），所以素来的古音家未尝有古有复辅音的假定。所以他们虽遇有极明显复辅音的证据，往往当他们为叠韵字之变相，或只是反切之一例，无论如何总是对他们无正当的了解。故如“螳曰突郎”，洪迈《容斋随笔》只以为本于反切；“《诗》以不来为狸……《尔雅》云不律谓之笔。”刘玉麟《鹭斋遗稿》说“皆反音也”；宋景文《笔记》反说一句很有意思的奇话：“孙炎本俚俗作反切，谓团曰突栳。林逋诗：‘团栾空绕千百回’，是不晓俚人反切而变突为团，亦其谬也。”我们不但相信孙炎作反切系本俚俗，并且绝对不能承认变“突栳”为“团栳”有什么谬与不谬之可言。以今日我们知道外国文的眼光看他，“突郎”“突栳”“不来”当是含着复辅音无疑，应拼做 tlang, tluan, blai(bli)。在中国古语之真相未明时，我们很不应该断定其必与今日中国语之面目相同（如章氏说）。这有两层缘故。第一，因为我们所研究的时代与今日相去甚远，在二三千年前难说这语言没有经过一番大变化。第二，因为中国文字素来非用字母拼音，所以就使古时果有复辅音，也必不易直接由字形上看出来（譬如用罗马字

母拼音便可一目了然，无待详辨）。我们切不可因为“看他不着”，便以为“没有这回事”；因为“不见”便以为“无有”。字体构造上少了这种明白的表示，当然是研究中国古音人的不幸，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用间接的方法去考证研究他。

研究古有无复辅音的途径，大略可分四条：第一，寻求今日俗语中所保存复辅音的遗迹，或寻求书中所载古时俗语之遗迹。第二，由字之读音或借用上推测。第三，由字之谐声现象研究，如 p, t, k 母与 l 母的字互相得声（如“路”以“各”得声而读如“路”）。第四，由印度支那系中的语言做比较的工夫，求能证实中原音声也有复辅音的材料。最可惜的就是，除去一条暹罗语中 klong（意为一卷，一圆筒）能证明中国语“孔——窟窿——孔窕”的关系以外，未能多引例证；此外如汉朝经音家直接的证据也是一条无有，但是汉朝实已太迟了，要听我们老祖宗说南蛮缺舌的话，非远超周秦而上不可。我们能有几条长言，短言，急言，缓言，语声在前，语声在后，实是偶然的幸事，非可勉强求之。

按古有复辅音说，英国支那学家 Edkins 已经说过，但是他所靠的只是谐声上 p, t, k 母与 l 母互相关连的一事，虽然据理类推似为切当，而孤这一条，我们总觉得不足以充分明证此新奇的假说。我研究此问题的发端，实与 Edkins 相同；于未知氏学说时已由谐声现象引起我的注意。后来由各书中找得各种证据材料渐多，而此新说似渐觉可以成立。但是所缺憾的，就是书中所找出来关于方言的记载，未能全数由今日之方言得其实证（所能证实如今日上海北京“孔”俱作“窟窿”的极少）。这方言上的实证有极大的用处：一，因为发音状态非耳闻不可，书中汉字所表，于音声上未免有点模糊（例如“滴颞”之发音）。二，若果书上所说的

不误,当然有于今日方言证实之可能,殊不应因循抄袭,而无独立的客观的观察。且方言中亦应有同样之例,为未经文人所记述保存的。所以这篇文的一方面目的,也是希望能得海内同志,赐以证实此说的方言材料。

在未把证据列明以前,我们有一样须明白或是须研究的,就是几个叠韵语的历史。“孔”一语之外既有“窟笼”又有“孔宠”,“孔宠”就是叠韵语。至于此叠韵语何自而来,逆测当是出于“窟笼”:由单音字“歧分”为双音字, $Klung > k'ulung > k'unlung$ (durch Spaltung)。中国语好用叠韵语,非叠韵语可以变成叠韵,而已成叠韵的似乎不容易把此重叠之韵失去,所以说“窟笼”变入“孔宠”比“孔宠”变入“窟宠”较合理之自然。叠韵(就是所谓 vokalharmonie 并不限于中国语)本是由非叠韵变来的,如“孪生”之读为“孪宣”,(《方言》卷三,陈楚之间凡人兽乳而双产谓之螯孪……赵魏之间谓之孪生,郭音“苏官反”)“堀坎”之变为“玗坎”,(《仪礼》堀坎注“今文堀为玗”)。厦门话“龙眼”(即桂圆)之读为 $geng-geng < leng-geng < leng-gan < liong-gan$ 。此种“孔——窟笼——孔宠”的变化,也不过是“韵变”(Ablaut = vowel gradation)的现象与西洋语言的“韵变”无甚相差,“孔宠”就是“圆满级”(Vollstufe),“窟笼”就是“缩减级”(Reduktionsstufe)。我们还有几条同样的例,如下:

孔——窟笼——孔宠

团——突栾——团栾

顶——滴颌——顶颌

螳——突郎——螳螂

○——突礲子——魁礲子(傀儡)

但是叠韵字的发生历史，不必尽与复辅音字有关系。倘是没有明白复辅音的证据，我们不能单靠叠韵，证明该语之原有复辅音。我们今日知道有一个“目”字是名词，又有“目眈”（“看”）一语是动词（《方言》卷六，视，吴扬曰眈，郭注：今中国亦云目眈也），我们切不可据“目眈”的叠韵，而构定“目”字的复辅音。

还有一样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我们不要误会以为“螳螂”是最古就有的字，是比“突郎”近古。“螳螂”古时确有这种音，但是从古人造字方面推究，我们是找不出来“螳螂”比“突郎”近古的凭据。（按同一“韵变”的“转语”可以同时并在，如西洋的 *ablautreihen*，同时同一方言中可有“窟笼”而又有“孔窳”，既有“缩减级”而又有“圆满级”，这是很应该的。）从造字一方面考究，我们很难看出来古人是读“螳螂”或是读“突郎”。因为古人并不造“螳螂”两字，只造一个“螂”字，而写“堂螂”时借用“堂”字，犹如古人单造一个“瀑”字而借用一个“布”字以表白“瀑布”。我们固然可以据章太炎一字重音的例，读“螂”为“堂郎”，然而也未尝不可读他为“突郎”（一音）。我们须知道：

“孔窳”的“窳”字是后人加造的

“团圞”的“圞”字是后人加造的

“螳螂”的“螳”字是后人加造的（又作“螳”）

“顶圞”的“圞”字是后人加造的

“穹窿”的“窿”字是后人加造的

古人只有“堂螂”“穹窿”“团栾”“顶”“孔”的字样而已。

（一）古今俗语中之凭据 我现在先把各书中所找出来有关于这问题的俗语，依声母次序叙述于下，然后再说读音，假借，及偏旁谐声的证据。

(A)关于 kl-(gl-)音的:

(1)“孔曰窟笼”。《宋景文笔记》。又《江南志书》太仓州“翻语为字者”条“孔为屈笼”。嘉定县志也有。今日北京上海话都有 k'ulung (“指孔”)这个话。《广韵》董部有“宠”字,注“孔宠,穴也”,这便就是“窟笼”的转语。按“孔”“窟笼”“孔宠”俱有“洞”的意思,而转入“长曲”意义的还有“穹”“穹隆”“弓”“簦笼”(车篷)等字,“穹室”尚有“鼠穴”的意义。在暹罗语这个字已经明明白白含着复辅音,非如今日京语之“窟隆”而已。kloang 圆筒也, kluang 空也,有洞也, kuang 宽敞也,皆华文“孔”之转语。

(2)“角为砵落”。《古今图书集成·方言什录》之三(未考实)。

(3)“圈为窟挛”。同上。又江南《志书》“圈为屈桀”。堂案:俗语中应并有“圈桀”一语,厦门方音中的“圈桀”不过是“圈”字动词的一“状”(modus),指轻快随便的动作,不在此例。

(4)“云曰屈林”。孙穆《鸡林类事》(《图书集成·方言汇考》引)。按鸡林《辞源》以为即新罗,未知确否,而依孙穆所志鸡林的话都的确与中国话有相关连,如“佛曰孛而”,而“笔曰皮卢”,明明是与《尔雅》的“不律谓之笔”相符。

(5)“铎为铎铎”。《说文》“铎”字解为铸塞。《注》:“铸铜铁以塞隙也。”今日北京话补铜铁锅,叫做“铎路锅”。

(6)“窟礮子亦名魁礮子”。《鸡肋篇》。按“窟礮”即今日叠韵的“傀儡”。这或者只是叠韵字与本问题无干。

(B)关于 pl-(bl-)音的。

(7)“不律谓之笔”。《尔雅·释器》。郭注:“蜀人呼笔为不

律也，语之变转。”《说文》三“聿”字下说“所以书也，楚谓之聿，吴谓之丕律，燕谓之弗”。“笔”字下说“秦谓之笔”。此与郭璞所说地方不同。孙穆《鸡林类事》说：“笔曰皮卢”，可见得中国以北也有这个话。

(8)“狸之言不来也”。《仪礼·大射仪》“奏狸首”郑注：《方言》‘貉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貉’。”郭注：“今江南呼貉狸音丕”。聚珍版《方言》戴东原案：“貉狸转语为不来。”堂按：郑说狸之言不来最能使我们明白古时狸字的呼音。谐声上最奇怪的现象就是“狸”字由“里”得声而兼有“厘”、“藿”二音，“藿”（古“埋”字）“藿”也同是“埋”音，“狸”字也有“厘”、“埋”二音，此 li, bai（埋厦音 bai）二音互相孳乳的关系应当如何解释？有人以为“狸”的“埋”音非得声于“里”。但是既然如此，第一，何以同一字而有两音？第二，何以古时“里”字也有借做“埋”字用？（《庄子·则阳》“灵公夺而里之”。释文“里本作埋”。）第三，更奇怪的，何以无论“狸”字读为“厘”音，或是读为“埋”音，俱有“埋伏”“埋藏”的意义？可见得 li, bai 二音的关系，并不是全出偶然的。（“狸”字读为“厘”音，依《说文》解为“伏兽似貉”，今日的狐狸也是伏兽的一种。读为埋音如《周礼·族师》“相与葬狸”，又《周礼》用东西沉在水里祭川泽叫做“沉”，用东西埋在土里祭山林叫做“狸”，“藿”字解为“风而雨土”，“雨土”也不出于埋伏昏暗的意义，所以说无论读 li 读 bai，皆有埋伏之义。）若是我们假设“狸”有“不来”的古音，由“不来”而转入“埋”音，也不过如郭璞所谓“江南呼貉狸音丕”，及“窟笼”之转入“孔”同类的例而已。

(9) “风曰孛纛”。《鸡林类事》。《说文》风从虫凡声，凡声本是收 m 音“凡”韵。（这地方《说文》固然不定可靠，然而也不能说是出于情理之外。）刘熙《释名·释天》“风，兗豫司冀横口合唇言之，风汜也。……”“汜”字也是收音 m “陷”韵。刘熙举他以与“撮口开唇”的“放”字相对，可见“合唇”二字所指乃指收 m 音。又“风”字在《诗经》用韵上共见六次，而惟有与“林”、“心”、“南”、“钦”收 m 字为韵。又“岚”、“嵐”二字风声而在“覃”韵，读如“南”，此正与以上“孛纛”的“纛”音相符。按章太炎《文钞》（卷四页四十八）说：“江宁言风音犹作方林切。”所以风字古有岚，南 lan 音，事实上似甚明了。既是如此，又不能不相信“风曰孛纛” blam 的一句话了。据我的意思这个不但帮助我们明白“岚”“嵐”何以有“南”音，并且使我们较易懂历来最难解的，“风马牛”三个字。“风马牛”或者就是“婪马牛”（服注“牝牡相诱谓之风”）。“婪马牛”当然是“不相及”的了。

(10) “蒲为勃卢”。《方言杂录》。按《越绝书》“拔勃卢之矛”，勃卢矛名。至于《礼记·中庸》“蒲卢也”的“蒲卢”，及《后汉书·班固传》“于是发鲸鱼铿华钟”的注说有兽叫“蒲牢”，这都是叠韵字，但或者与矛名“勃卢”不无转注的关系，因为野人矛上常有野兽的雕像，带有迷信的作用（如以上所引《后汉书》注的例便是），因其有“蒲卢”的像或图画而名他为“勃卢”。《方言杂录》所谓“蒲为勃卢”未知是否指方言中蒲苇有此称呼。

(11) “蓬为勃笼”。同上。（未考实）

(12) “槃为勃阑”。同上。（未考实）

按此外《方言杂录》尚有“旁为步郎”一条，此语未知出自何处。倘是所指的是“走廊”的“步郎”，当然不能牵强附会做“旁”字解，不知道今日方音是否果有“步郎”的话。今日北京土话“旁边”叫做“旁毕喇（喇上声）儿”（pa'ng²-pi-la³-er）很有可参考的价值。又《史记·周本纪》“惠王闾”，《索隐》说，本作“母凉”，这虽与以上的例有点儿类似，而“母”字“虞”韵与以上“勃”“不”“屈”等字截然不同，又“闾”之为“母凉”，或者就是与“越”为“于越”，“吴”为“句吴”，“丛”为“訾娄”，“邾”为“邾娄”同例。又今日广东话中有 bamblang 一成语（意思为“全”、“都”），似含有复辅音的痕迹，但是其原因何自而来，未曾加以详考。

(C) 关于 tl- (dl-) 音的。

(13) “团为突栾”。《江南志书》。宋景文《笔记》论林逋诗变“突栾”为“团栾”的话，我以上在这篇的开头已经提到了。“团栾”的话在今日话中当然是有，我想若详细考查“突栾”的话也应该有，因为《江南志书》有记载。

(14) “螳曰突郎”。《容斋三笔》。可见得宋时尚有此语。“突郎”就是“螳螂”的转注语。古只有“螳”字或者就是要代 tlang 一音字。

(15) “顶为滴颞”。《方言杂录》。按“滴颞”字样他处未见。但是《广韵》顶字下说“顶颞头上”。《玉篇》“颞”字说，“顶颞也”。“顶颞”应为“滴颞”的转语。

(16) “铎为突落”，同上。（未考实）

(17) “秃说秃驴”。厦门方音。发音为 tut-lu 或为 tlu.

(二) 读音及异文的凭据 此外从读音及文字借用上，我们

也有些古有复辅音的指明。第一，就是“𡵓”字依《说文》从“𡵓”省来声，一音来而又一音“郃”。我们很应该问：此字既读“来”，何以又读“台”？《经籍纂诂》“郃”字下引《晋书音义》下说“𡵓音郃，在始平，一音来”。又《史记·周本纪》：“其母有郃氏女”，《正义》“郃一作𡵓”。此等“𡵓读曰哈”，“𡵓读与哈同”，“𡵓”字或作“哈”，“哈即𡵓，古今异字耳”，地方甚多，俱见《经籍纂诂》“郃”字下。我很要知道今陕西的武功县故𡵓城在本地方音如何读法。

《春秋》庄公三年《左氏》作“公次于滑”，《公羊》、《谷梁》并作“公次于郎”；桓十七年，《左氏》、《公羊》“及齐师战于奚”，《谷梁》作“及齐师战于郎”。我们固然不敢很大胆的据以上“勃笼”、“突栾”、“突郎”的例说古音应为“滑郎”（以解明“滑”“郎”异名同指一地），然而我们要记得此种的解释不是完全无理的，因为《春秋》诸传屡有以一字代表双音地名的，如“邾娄”作“邾”之类，所以“滑郎”作“滑”作“郎”并不为奇。并且我们要记得如赵坦（《春秋异文笺》作者）依据《韵补》以“滑”为“皆”部入声，而以支，脂，之……古音皆为一部，可与“阳”“唐”通转的话来解明“奚之转郎”，与“滑之转郎”，是绝对不通的。两个不通假定之中，还得以“滑郎”的假定为较近情理。

（三）文字谐声的证据 我们从以上既得了多少明显古有复辅音的证据，现在来论偏旁谐声一类的证据，可以说较有可靠的立场了。偏旁谐声屡以 p, t, k 母与 l 母的字连带起来，我在这篇首已经说到。我现在可以举几个最平常的例：

以“果”声（k 母）谐“裸”（l 母），参考“菓”。

以“各”声(k母)谐“路”、“洛”、“略”、“赂”……
(l母),参考“客”、“格”。

以“束”声(k母)谐“兰”、“澜”,参考“谏”。

以“金”声(k母)谐“殄”、“敛”、“脸”,参考“检”、“俭”。

以“兼”声(k母)谐“廉”字。

以“监”声(k母)谐“览”、“滥”(l母),参考“鑑”(“鉴”同)、“览”。

以“降”声(k母)谐“隆”(l母)。

以“京”声(k母)谐“凉”、“凉”~~亮~~“亮”同)(l母)参考“景”。

以“鬲”声(l母)谐“隔”、“膈”。

以“娄”声(l母)谐“嫫”、“履”(k母),参考“屡”。

以“稟”声(p母)谐“懔”、“廩”(l母)。

以“睦”字(b母)与“陆”字(l母)为同谐声字。

以“缪”字(b母)与“戳”、“廖”、“寥”(l母)为同谐声字。

以“童”声(t母)谐“龙”字(l母),参考“宠”字。

这种的谐声法子,我们不得不算为奇特了。有人以为古人造字谐声,本只取其韵脚,并不涉及声母——以古人造字杂乱无章解他,这当然是很省事的解法。但是此种解法,总不是我们所当赞成的。表面上的杂乱无章,若加以详细考查,都常能呈出有条理的现象。即以本条而论,如果古人造字尽是杂乱无章(只谐韵母,不谐声母),何以p、t、k不可互通(“百”不能谐“克”音)而独各与l互通呢?我们在还没详细考查一切现

象之先，很不愿意承认这句话：表面上愈杂乱，愈不规则，愈是我们寻找古音的好机会。谐声每谐声母，这是通常的例（如“俞”、“愈”、“列”、“例”），即有今日声母不同的也都发音上容易解明，如 s 与 t 互换（“是”谐“提”、“题”；“尚”谐“党”、“棠”、“倘”），又如 k 与 h 互换（如“皆”、“谐”；“可”、“何”；“曷”、“葛”），独此 p, t, k, 与 l 互换不能以平常发音学理解明他。平常既每谐声母，在此地就不能随便假设他是例外，是无条理的谐声母了。若承认其谐声母，就我们除去假设古有 pl, tl, kl (tl 音特少) 音以外，差不多没有别法可以解明他。

西洋语言史中由 p、t、k 变入 l 音的例，据我所知道的，差不多可以说是没有见过，而 pr > p, fl > f, kl > hl > l 倒是有几个例。

(1) (spr > sp) 英文 speak, spake, speech 原出于古英文 sprekan, spr̄xc, spreech。古英文并用 sprekan, specan, 后来中古英文时代才单用没有 r 的字。今日德文 “sprechen” “sprache” 尚保存那个 r。

(2) (spr > sp) 莎士比亚尚有 “spark” 一字，意为“活泼的少年”其字原为 sprag。中古英文有 sparklich, 同时又拼做 sprakliche。据此种乃是 r “倒置” (metatense) 的现象，略与上例不同。

(3) (br > b) 英文 bird 出于古英文 brid。与上同例。

(4) (fl > f) 英文 feeble 出于中古的 feble, feble 就是与腊丁 flebilis 同语。古法文 foible, 方音作 foible。意大利文 fievole (同意义) 由腊丁的 l 变为 i (fl > fi) 是照例的。

5) (kl > bl > l) 英文 loud, 腊丁 in-clutus (‘著名’) 希

希腊 klütos (“著名”), 古英文 blūd。凡印欧的 k 变成英文的 h, 所以 kl 变成古英文的 hl, 今英文的 l。这种 kl>hl>l 的例很多, 我以下再举几个。

(6) (kl>hl>l) 英文 laugh, 古英文 hlehhan, 希腊 klagge (“唱”、“嚷”。)

(7) (kl>hl>l) 英文 lean, 古英文 hlænan, 拉丁 clinare, in-clino。

(8) (wr>w, 或 r, 或 fr) 德文 rasen (“草地”) 出自中古德文 rase, 在北方德文为 frasen, 中古时北方德文为 wrase。此外又有南方俗语之 wasen, 依 Kluge 当出于最古德文之 wrasa。wrasa 之变 wasen, 就差不多与 klung (窟隆) 之变 kung (孔) 同一道理。

结论 据以上所述事实, 我们可以说“古有复辅音说”有两种证据, 直接的与间接的。直接的如暹罗语之 klong、kluang、kuang 可谓保存中国古语复辅音最明白无疑的凭据。又如古今俗语中“突郎”、“突栾”、“屈挛”、“勃兰”、“砣落”(代“螳”、“团”、“圈”、“槃”、“角”) 也可以说是直接的凭据。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如宋景文所记等成语之第一字皆入声字, 且发音极速, 与 tl、kl、pl 之 p、t、k, 发音最近, 此等“窟隆”、“突栾”之字或为“孔宠”、“团栾”之所自出, 或与“孔宠”、“团栾”为同系异级之转语(参观篇首所谓“圆满级”、“缩减级”)。“孔”、“团”等字在古俗语中确有 klung、tluan 之读法, 春秋地名“公次于滑”, 或者也只是“滑郎”之省文, 与古以“瀑”代“瀑布”, “棣”代“唐棣”同。klung 变为“孔”与并“不可”为“叵”, 并“蒺藜”为“茨”之原理略同。“狸”当有 bli (>

blai) 读法 (据郑康成说), “风” 当有 blam 读法 (为 “岚岚” 等字之原音, 或相近之音)。此居中之 l 音为本字韵母所吸收则为 bam, 后由 “合唇” 而变 “开唇” (由 “汎” 变 “放”, 据刘熙说) 则为 ban (bang?) (此系由于合唇不两立之原理, 故 b-m 变 b-n (ng), 所谓 (dissimilation “忌同” 原理), 由 ban、bang 变入今日之轻唇音 feng, 也不过如 “佛陀” 之 “佛” Bud- 变入今日之 fo 而已。间接之凭据就是 “各” 谐 “路”, “兼” 谐 “廉”, “果” 谐 “裸”, “柬” 谐 “兰” 等谐声字。倘是 “各” 古读为 kok, 不应会谐出一个 lok (路) 音, 倘是以 kok 谐 klok, 或以 klok 谐 lok, 皆比较说得过去。或两字俱读 klok, 谐声上当无问题, 然今日读音不应不同。“各” ko “路” lu。若 “格” “恪” 等字古读音必近 “各” “恪” 读音必近 “路”。此不同所在, 一时不易证明, 复辅音或在 “各” “格” 由 kl > k, 或在 “路” 由 kl > l。两种音变皆西洋语史中所有的事。但是 k > l 可谓亘古所未闻, 所以非古有复辅音说, “各——路” “果——裸” 之谐声可以说无法解明。因此之故, 我们可以假定, 此 “各——路” 两字中必有一个含着复辅音。

以上是我研究此问题的结果。我很希望本篇读者能赐给我许许多多证实此说的材料。此材料中当然以今日方言中之成语为一主要部分。(记得从前看 ELkins 的书说, 四川方言尚多此种音, 恐怕不确。)

(《晨报》六周年纪念增刊)

前汉方音区域考

一、总 论

素来中国研究古音的人使我们最不满意的大概有三件：(1) 没有精确的时代观念，(2) 没有地理观念，(3) 不讲发音学，未能推到古时某地某韵之实在读法。因为没有精确的时代地理观念，所以每每泛讲周秦古音，并且希望把时代地理极不同的三百篇，硬要归入同一系统，视为同类的材料，以为分部之根据；然其年代地理既实有不同，于是乎分部间每每有扞格不入者，而古音家对此乃百般思索以为之解，或以为非韵，或以为学古之误，或以为古本二音，或以为合韵，或竟以为一二处方音二韵通用之故，而并合其古本截然不紊之韵。（若张行孚之并“支脂之微鱼虞模齐皆灰咍”为一部，试问此一部是何读法？）由是或分或合，而吾人对古韵之读法不会增进丝毫。

大概古音家可分二派：一派是承认方音的，像顾炎武，江永，孔广森，张行孚；一派是不承认方音的，像钱大昕，段玉裁，张成孙等。顾炎武的方法态度最科学，其时代地理观念也

最精密；故其论孔子赞《易》以“真淳耕清”为韵，有“五方之音虽圣人有不能改者”的一句话。（《唐韵正》卷三）其时代观念之精密亦见于《唐韵正》。顾氏考汉魏后用韵渐渐宽弛，每每必指出其首见于何人。但是这一句虽圣人不能改方音浅显明白的话，硕儒大师如钱大昕者乃不得其解，而谓顾氏为“轻议圣人”（《潜研堂文集》卷六），此直是钱氏无地理观念之证。至于钱氏所谓“转”音，实与顾氏所谓方音相同，不过说方音的人，以为一字音不同者系由地方之异说“转音”的人，以为一字于同时同地可有异读，试问三百篇于时，自商以至周末，于地，由齐以至西秦，方音有不同，必见之于用韵上，何故必作一字异读的解说？

至于段氏之“合韵”则更无聊，因为依段氏说，古之合韵犹今之通韵，以本不在此韵而强以合乎此韵，虽说声相近可通，然总亦由固执古音惟一读法的相信，故一味要抹杀方音。对于这条陈寿祺有一段很好的批评：

然即是推之，知古音之变因乎时，方音之转因乎地，虽圣人不能强之使同。要之，在古人未尝不可通近于音韵，使其不相通近，岂能笔之于书，传之其人哉？今之专讲字母者，固不可以六朝以后之音读，上绳周秦古书，而专谨三百篇以定古音部分者亦恐隘而不能尽通。不知所谓古音在某部者，诚三代之韵书乎，抑亦一家之言乎？部分不能尽通，则归之合韵，合韵有以异于唐以来之言叶韵乎？又以三百篇后，孔子赞《易》，老子言道德，用韵即不必皆同。夫同在一代，何